

布票的印迹

□ 刘凤华

看着穿得时尚、漂亮的两个女儿，心里喜滋滋的。我不禁感慨地说：“现在的孩子可美透了，想吃啥有啥，想穿啥有啥。要是当年，可上哪儿淘弄这些布票去呀？”

两个女儿不解地问：“妈妈，啥布票呀？都没看见过。”

是呀，那火柴盒大小的纸片布票，她们真的没有看过，难怪一头雾水。

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国家实行票证制度。买布需要用布票，没有布票你不用想买到一个布丝儿。也不光是买布要布票，还有粮票、肉票、自行车票、糖票、钟票、棉花票、鸡蛋票……一句话，凭票供应，没票神人也玩不转。

那年月，布票奇缺，想淘弄点布票比找药引子还难。谁在过年能穿上一件新衣服，能把人活活羡慕死。记得，当时人

们常说：“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尽管老百姓把这句话当座右铭，可个别人家的孩子还是衣不蔽体。

那时候，我家八口人，为了让全家穿的体面点，别让人家笑话，在晚上是奶奶和妈妈用手搓棉花条，然后把棉花条子用手摇纺线车纺成线，爷爷和父亲再用棉线织布。记得，我家那台织布机，真的是老掉了牙，每次织布都发出“咔叽咔叽”的响声，能传出二里地去。织布机虽然老了，可织出的布却特别棒。妈妈有一双巧手，把织出的白布染成青的、黄的、红的、蓝的……色彩缤纷，特别好看。全家的麻花被面、褥面，都是妈妈用家织布染印的，街坊邻居家的大娘、姑姑都夸妈妈心灵手巧。在我小的时候，遇到过年穿上妈妈染印后做的鲜艳衣服，乐得

做梦都笑的“嘎嘎”的。

人说穷日子难熬，我说穷日子过得也快。一晃儿，哥哥到了娶媳妇的年龄，接着姐姐也该谈婚论嫁了。当时，布票可是香饽饽，哥哥娶媳妇要布票，姐姐出嫁要布票，爸爸和妈妈东张罗、西凑凑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勉强强地把哥哥和姐姐的喜事相继办了。那年月，找布票就像找金子一样难。人们期盼，啥时候买布不用布票呢？

伴随着春天的故事，改革大潮涌来，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，票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现在人们过上了好日子，正在奔小康的路上迅跑飞奔。

多少年的陈年往事，烟消云散。布票虽走进了历史博物馆，可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我应该告诉孩子们，不该忘记的绝不能忘记。



暖阳

李海波 摄

在秋收的舞台上

□ 耿庆鲁

秋风过后
大地一片金黄
庄稼等着收割
农民把喜悦挂在脸上

一群牛羊
放牧在山坡上吃草
牧童抽打着皮鞭
把一首首歌吟唱

田野里的鸟雀

叫声此起彼伏
丰收的激情
同人们一样高涨

什么也按捺不住
一颗颗农民渴望丰收的心
一个个忙碌的身影
誓把每一粒果实归仓

生活的苦难
压不垮农民的斗志

在乡村的大地上
每一个农民都那么坚强

在乡间
每一株庄稼都站成一种姿势
那就是一个个农民的脊梁

在秋收的舞台上
农民是唯一的主角
一场收获的大戏
是多么的令人期望

一叶落·花辞树

□ 赵卫华

朔风举，
娇容戚，
感君眷恋怎相许。
魄依碧水流，
香魂随风去，
随风去，
旧梦来生续。

阮郎归·秋

□ 陈 平

秋风萧瑟送轻凉，
阶前倦叶黄，
橙黄橘绿恋初妆，
露清泛冷光。
书万卷，
雁一行，
痴心诗酒狂，
韶华易老细思量，
寄情山水长。

初秋的傍晚

□ 史庆友

初秋的傍晚
红色的幔帐从天而降
刹那间 寰宇成新房
红红火火 喜气洋洋

打开窗
久违的凉风夹杂五谷的清香
直闯肺腑
醉意瞬时冲顶
举目 视野内满是金黄

春种一粒粟
吮吸天地之精华
加之农民汗水的浇灌
这才有秋收万颗籽的壮观

天边传来雁鸣声声
那是岁月的影子在飘动
田野里收割机在轰鸣
夹杂农民的歌声
南腔北调汇成一支曲
美丽乡村又遇一个好年景